

唐書

二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韋夏卿

王正雅

正雅族

劉

响

崔文亮

温造

造子瑋

郭承嘏

殷侑

侑孫

徐晦

柳公綽

公綽子仲鄂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為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為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虜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為軍人立為留後因授旄節夏卿為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



然吾且畧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畧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汝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為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台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剋捷十一年入為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何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遺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入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入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

條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策傳言耶弘懼扶林而出人皆贊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判之曰賊吏犯法法在茲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國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圍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之平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曰奇章纒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音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鄧縣人鄭懷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

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為刑部尚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
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
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比日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
入為刑部尚書京北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
尊毆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大和四年復
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
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
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龍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
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
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關牙明令譴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
還不敢侵犯陜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比日畏避之公綽至鎮召
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二千付之留屯塞
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
之深得其効六年以病來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

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

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宮早卒女孤
配張毅夫資遺甚於己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
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堂貢之年鄭
助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即音為名相盧簡辭崔暎夏侯孜
韋長李續李抃皆至公卿為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
榮之子仲郢第公權公諒

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
左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脩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
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
誣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
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
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
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

別降勅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北府行決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且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有詔減冗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戶額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關何煩牒耶倅明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為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復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耳愧卿忠言德裕奏為京兆尹謝曰言曰下官不期大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言晉門館德裕不以為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為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言為僧人取之為像設鍾磬紇于泉訴表甥劉誦毆母誦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殺為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為鄭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墀內大理甚獎之俄而墀入輔政遷為河南尹莅事踰月已拜戶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書監書復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葢軍數之下彈墜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向取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內蕭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洊間徵為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又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因決賊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為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為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於

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鳥大集於日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唯除天平鳥不集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尋與從質正負官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庶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冊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冊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壁玳

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壁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准嘗為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

唐傳一百一十五

七

七

嘉之馬植鎮陳許辟為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璣鎮桂管表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為右補闕信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玳應兩經舉釋褐秘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為度支推官踰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為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為副使入為刑部員外湜為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玳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度副使明年黃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玳脫禍召為起居郎賊陷長安為刃所傷出奔行在歷諫議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玳嘗著書誠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司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言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為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望望他

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
死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饒其可得乎子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
以孝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未
事以氣義為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樸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
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知儻來去去與驕庶幾減過
甚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
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槓楚雖用不可恣褊狹
之必自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
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
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
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
一自來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
道憎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
者歌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

三十一 唐傳卷五十二

道學

場之履履頤僻銷刻德義箴箝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
嗜麴蘗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
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茲
五不是甚於座疽座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炯誠
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
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業文蕪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
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為君
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
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
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
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宗文二朝侍書
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第苦心辭藝先朝以

侍書見用頗借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
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議
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
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
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
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
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瀚濯者三矣學士
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
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瀚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
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
有諍臣風彩却受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
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之近日外議如何公權
對曰自郭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誠否帝曰皎是尚父之從子太皇

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人止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
權曰以皎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皎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
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茂李之嫌何以尸曉
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內使張曰華送二
女還皎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內
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
公權厚及爲珙奏薦頗不悅左受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
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
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
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
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
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
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曰與寧士聯句帝曰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

丁未五學士皆屬留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
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
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立捧
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
軍一紙行書十字曰永禪師真草十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
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餅茶筆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
真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遺
歲時鉅萬多為主裁貯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筭絨膝
如故其器皆亡詠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
更言所寶唯筆硯圖書白扇鑄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
墨易於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
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為嚴武西蜀判官奏為成都令累遷池州
刺史入為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

唐傳

清宮使元載欲用為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為墓誌有知
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
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為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善
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
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位止光祿少卿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慈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
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
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為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
謙讓輒形於色大和初入為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
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為鄭注
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
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
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

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實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入口於典法況無辜乎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為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為之感悟立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號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始立亮登第弟繞亮寅亮相次身進士科藩府辟為品而亮最達立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溫造字簡與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今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為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從家從之造動靜咨詢而不敢廢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太子希烈方恃寇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遣署造節

五一 唐傳一五一

劉開

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表固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大馬之年二十有二德宗竒之欲用為諫官以語泄事寢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自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為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言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觀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告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案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衛

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言俄而
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為朗州刺
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為右史渠居
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太承冠於外郎大臣阻而不行李
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遺制進馬一百五十四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
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
溫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大和年
下月官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相兩省京
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
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官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為焚追
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
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勅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豈言
備亦為周慮即合待罪朝堂候取進直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溫造
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端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
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
舒元喪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
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肯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
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
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勅法吏壞法何以持繩
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
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
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
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勅曰憲官之職在指
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
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拜既招人言其損朝體其臺
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祇揖而過其然從人則各
隨本官之後少相僻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谷道從官事
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

造之舉奏無所吐如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爲
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實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
丞加太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
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
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北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
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
行程至襄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
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
溫德彝邵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襄城會興元
都將衛志忠征蠻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
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襄城以八百人爲衝隊五百人爲前
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驛事造曰此隘
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
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令

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于牙兵圍之亦令
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三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
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不爽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
其戒首教練使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
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言勅
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
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造功就
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百疾求退七月檢
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百自事東畿設防禦使造至
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
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
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
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
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月轉禮部

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遺於孫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

璋以廕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日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為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

懿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為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

郎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為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為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

兵部郎中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

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請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

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

稱職其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

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筆給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

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日親友共給而後具搢紳之誼無不痛惜贈

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憚侑為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代沿革禮元和中

累為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命以侑

為副侑謹重有節槩臨事俊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豈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負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為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為衛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懷雖附兇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跡未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為大計以善師攻心為神武以含垢安人為遠圖以網漏吞舟為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以侑嘗為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

五十 唐傳 百一十五

備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二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鄆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鄆之內六年入為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為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只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榨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碩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所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

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溫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以吏承宣代還其年濼州錄事兼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斂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緡一百二十四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為重止今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使杖配係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跡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今當入處絞刑跡奏元武依刑部奏使六十涿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為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溫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年復召為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任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

五一

唐僖宗一五

十一

十一

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為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所著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時子羽

羽大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

盈孫乾符末為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為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為賊所焚車駕至京告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相曰太廟十一室并桃廟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緣室法物神主本司載行至鄠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宮入口先制製造宰相鄭延昌奏曰太廟本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為復別有商量勅付禮院詳議時博士四人杜用勳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損益謹按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堂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

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
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
模狹大朝之制度當馮典實別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
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
廟成方為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
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
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養之
三太后廟即於監內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俟太廟修奉
畢日別議遷祔勅旨依奏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
禮者稱為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圓立兩中尉楊復恭及
兩樞密比旨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
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服制度伏以皇帝陛下
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陳大禮比自高祖太宗之成制
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內官要衣朝服今
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
中貴臣自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祕
書少監卒

唐傳一百一十五

十七

五

徐晦進士擢第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
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
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
矣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涖播爭忍無言而
別如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
嘉其真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曰
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
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為晉
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寶曆元年出為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為工
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
年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臨性強直不隨世態當官守正唯嘗酒

不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
兵部尚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
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
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立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
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為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

徐郭讜言懋彰為佳士如數君者寔為今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既掣搏擊為優彌綸則隘夏卿將拔晦叔
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左奉議郎元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傳校正

劉

响

等修

元稹

龐嚴

白居易

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
 公嚴六代祖也會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排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
 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
 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
 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三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
 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
 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承
 旨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官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月子選司成大哉毒元之為君伯夷
 典禮憂教曹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巨敢冒昧殊死

五十一

唐書卷一百十六

十一

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
 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
 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
 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闕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
 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
 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
 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
 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
 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諭焉
 故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
 不欲耀其所能而當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
 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
 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
 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

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以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無所自明而況于踈遠之臣庶乎若秦則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二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

還師傳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用至母后臨朝則無王官當中之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今醫匠胡安金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耶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或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耗曠不知書者為之師乎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聖矣莫不生而袖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

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奕之間無周
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夙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
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察比日用
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今
皇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
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足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
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
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則俾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
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
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
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賤其兄弟而剪其本枝者
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又論西北邊事皆曰朝政之大者憲宗
召對問方略爲執政所忌出爲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

吏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
籍沒塗山南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
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種雖舉職而執政有
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皋封杖汝湖
州安吉令孫解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
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種並劾奏以法河南尹
房式爲不法事種欲追攝擅令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
召種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三戶種襪
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種傷面執政以種少年後輩務作
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種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
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
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
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種且移通州司
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自有三十一五十韻石

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誦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號洲長史徵還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廢滯潦倒不復為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蕘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今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眊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庶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疎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示妄相放効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為元和詩體稹

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為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詩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意思累旬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庶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壞永為板築者之娛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變樞榘楠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逕迴不為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

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復然
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爲長慶官辭數十百篇
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
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
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
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
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今罷兵俱不奉
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傳于方者故司
空頤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頤
與賊黨通孰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
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
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
等刺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
臯等訊鞠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
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
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
所由潛羅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
州因表謝上自赦曰臣稹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
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
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
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
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
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止於昇朝無朋
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
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
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
惡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

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者
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
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未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
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踰
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
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
保任竟排羣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況當行營
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
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太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
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
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
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
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
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
自離京國日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
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
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
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
積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而諷詠詩
什動盈卷秩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
唱稹旣放意娛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大和
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
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蒼
卒而卒稹大爲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
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
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
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二百卷
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積長慶末因編刪其文甚衆自敘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爲有可
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自慾君有之則與歸下上臣專之則譽歸
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
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
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劄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
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
等所訟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
不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刻節
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
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過
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
稱摧薪盜賊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盜予自東川還劄礪
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
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

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
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歐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
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使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
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
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
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
移或奏皆止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嗾鳴會河
南尹房式詐諉事發奏攝之前所嗾鳴者叫譟宰相素以如
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穆宗初
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
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
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
及兵賦泊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
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

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
所無備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
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
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
客刺裴者藹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
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各亦無是
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陞
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
而存者一百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陳暢弊謗
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
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之雜奏二十有一軸凡二百二十有
七奏終歿吾世胎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
也其自敘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集文友與白居易最
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唐列傳百十六體類已保薦之

唐列傳百十六

余全

龐嚴者京兆春人父景昭嚴元和由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
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
林爲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
俱爲積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爲宰相逢吉
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爲江州刺史給事中下教素與嚴善
制旣下教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爲知己不
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教駁制書貶嚴大輕中外無不嗟謂以爲
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恚改
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爲庫部郎中大和二至二月
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
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
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
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

稱然無十君子之檢捕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
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檢校都官郎中温生
鎰歷酸棗鞏一縣令鎰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已據河
南十餘州叛正已宗人清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清以彭門歸國因
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
衢州襄州別駕自鎰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
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
於下邳令為下邳人焉居易幼聰惠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
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三豆無可
意者臨見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三子矣貞
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
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藍屋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贍尤

唐列傳五十六

九

卷之六

精於詩筆自韓愈至結綬幾旬所著歌詩數千百篇皆意存諷賦
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三章武皇帝
納諫思理渴聞謹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
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
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
崔羣同狀陳謝但言亦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
覽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
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也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
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
合而尸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
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
上不忍力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
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取儒府聚

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
每慶賜無不先露中廚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
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
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
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
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
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
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
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
希天鑒深察赤誠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
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
論稹無罪居易累跡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
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
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秦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
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
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戒
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責親
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
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
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
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
奏陳况聞士元踰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前嚇辱朝官承前
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
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
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
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與奏嚴
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
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阜使

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恩慮敢不極言跡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宜中爲之收贖而今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鐸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鐸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鐸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判司爲奉親也臣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人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倚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實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

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追
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志懷處順爲
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
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
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
羅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
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白水之幽遂至於脩然順適之際幾
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稹書因論
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所文天之文三光言之地之文五
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三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
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

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不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
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言有韻
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口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
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
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
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伯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
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列矣國風變爲騷
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
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
未遠梗旣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
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何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
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

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派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二
于時六義寤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閒率不過朝風雪弄花草而已
覺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
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
識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
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
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朝風雪弄花草
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
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
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
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
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盧子闌花門之章未明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僕常痛
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呼事有
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
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不能言心已
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老則知僕宿習之
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
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
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牴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
髮早衰白發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
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身
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
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幾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
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
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幸府有正人屢降
書言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
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藉

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真憂勤次以酬恩真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三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且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妾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其藝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

唐傳二百二十六

十四

金剛

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眾耳迹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二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方口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

刺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
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譴佐
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玉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
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
囊秩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
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
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
情者二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
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
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
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
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中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
雲龍爲風鵬勃然突厥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
兮寒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

五十一 厚傳二卷二十六

十五

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
濟之至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
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
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文之間未能刪去他時
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
大情也僕不能遠徇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與
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
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
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且人
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首千年後安知復無
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
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
罪者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

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三日
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
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
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騷鸞鶴遊
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
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與
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
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寶貫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搜編而
次之號為元白往還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
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
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
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感必待文友有公鑒無
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
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督詩筆粗為卷第待良
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
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得陽曦月江風苦寒歲暮鮮
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
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敘如此文士以為信然十三年冬
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
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破口
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
多奇居易在郡為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
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
如蒲萄核如此把殼如紅繒映如紫綃瓤肉瑩白水雪漿液甘酸
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
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
為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
青色豔膩比日同房獨菜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

和十四年夏人叩道士母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絕賦之有
天教拋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摸寫其年冬召
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
著緋時元稹亦徵還為尚書郎知制誥同在論閣長慶元和三月
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
二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崱為
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擯不得用其
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
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
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抗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
旬陝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實曆
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詔
召居易與僧惟澄道上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
起辭辨泉注上疑宿講深望絕之大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

五十一

居易傳百二十六

十七

劉國

陽縣男食邑三百三十二年辨病東歸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
居易初對策直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
苟致身於訂謨之地則兼濟生靈垂留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
遂從江湖四五年間幾淪壘辱自是官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
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明黨事起是
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
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
地異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
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數樊
素蠶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
因為池上篇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
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由史樂天退老之地
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九之二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

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要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穎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且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令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

五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十八

王才

韻章命爲池上篇云一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舫有書有酒有歌有筵有叟在中白鬚風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鷲怪石紫萼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又効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以自况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無官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焚繼等仍自爲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子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體癯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子栖心釋梵凡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慶賈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爲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

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
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未浙東觀察使元稹為居易集序曰
樂天始末言試指之無字能不悞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
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
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
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立珠斬白蛇等賦
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乃天下士對詔
稱言又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
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
書之後多以詩章相贈答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
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
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辭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
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
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緒
寫摸勒銜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
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
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
知子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
一篇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
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
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
中集為名子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
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
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
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敘
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劄判長於盡摠而言
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為積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

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省校書郎元和末中盧坦鎮東蜀辟為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月勿入朝為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弘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二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鱗位終揚府錄事參軍父季康德陽今敏中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襲歷何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

五十一 居易傳

居下邳會昌初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曰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太清宮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司空出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十二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懿宗即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

史臣曰舉才選上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杖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

擬於風騷或作箴闕之篇或勸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棟壯懷
沙較麗潔於碧雞圖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兆
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
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
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履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
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
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則向古
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官商放縱者流於弊
衛若品調律度揚權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
建安才子始定霸朝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
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壹奧盡治亂之
根荑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
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華
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五十一

唐傳一百十六

二十一

聖賢

外傳卷第一百十六

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傳校勘

